

【侃历史】

闲说名字

□王兆贵

前几年,网上有个很红的帖子“贾君鹏,你妈妈喊你回家吃饭”。当时,一天之内,跟帖数就多达15万。寻常一句话,何以成异响?其中一个原因,是这句话勾起了大家童年的记忆。

其实,呼唤孩子回家这件事,不仅是现代人童年的记忆,也是人类童年的记忆,而且是古人创造“名”的初衷。“名”在甲骨文中,左为“口”的象形,右为“夕”的象形。到了钟鼎文中,才将左右结构改成上下结构。联合起来,造字的本义是:天黑了,呼唤孩子回家。你看,呼唤孩子回家这件事,竟然是远古的回声。

我们的祖先从远古走来,“姓甚名谁”这件事,不单是个个人行为,也是社会秩序需要。“姓”用来区别婚姻,“氏”用来区别尊卑。先秦时期,男子有姓有氏,女子有姓无氏。后来的很多朝代依然如此。在正史中,即便是皇帝的嫔妃,也无名字记载。例如,《旧唐书》和《新唐书》中都没有提到过长孙皇后的名字。宫廷剧中出现的那些后妃的名字,不是采自野史就是杜撰的。就拿清官

剧来说,富察氏、那拉氏等正史确有记载,但诸如甄嬛、如懿、青樱等名字就不可考了。过去很长一个历史时期内,不是什么人都有“名”的,尤其是底层百姓和妇女,终其一生也没个正式名字。如庄子笔下的匠石、庖丁等,只能算是“职称”而已。

一个人的名与字,因与社会交际相关,到后来逐渐规范化。生下来三个月取名,所以称幼名;入学前要取学名,也叫大名;女子十五岁、男子二十岁还要冠字,朋友等人不可再直呼其名,以示尊重。汉代以后愈发讲究,还要以别号或雅号相称。

从历史记载来看,取名这件事的确非同小可。臣民的名字中,如果有同皇帝的名号相同的字,包括同音字,必须得改,否则就犯了大忌。历史上,因名字犯忌而罹祸的不乏其人。唐代诗人李贺虽未犯忌于帝王名号,却也难逃一劫。他自幼聪慧,擅长诗文,十八岁就诗名远播。二十一岁那年,李贺在韩愈劝说下赴长安应考进士。可是,妒才者放出流言说,李贺父名“晋肃”,“晋”

与“进”同音,考进士犯了他父亲的名讳。尽管韩愈质询于律例,稽考于法典,为其辩解,但李贺仍被取消考试资格。明永乐二十二年廷试,赐孙曰恭、邢宽、梁湮进士及第。初拟孙曰恭为鼎甲第一,皇上见“曰恭”上下连写疑似“暴”字,就说“孙暴不如邢宽”,遂拔邢宽为第一。嘉靖二十三年廷试,赐吴情、秦鸣雷、瞿果成进士及第。主考官拟报吴情为头名,皇上说,“无情岂宜第一?”因头天夜梦曾闻雷声,于是就拔“鸣雷”为首。坊间民谣说:“无情举子无情帝,鸣雷只好拣便宜。”

在古代科举中,有人因名字受益,也有人因名字吃亏。但这还只是个人的不幸,历史上还有因使者名字不中听而导致战祸的怪事。春秋时期的蔡国,起始于西周的姬姓中原诸侯国,由于毗邻强悍的楚国,日子过得一直比较艰难,战战兢兢,数度被凌。据史料记载,从公元前684年对蔡国用兵开始,到公元前447年将蔡国彻底摧毁为止,楚国讨伐蔡国的记录达四次之多,其中还有两次蔡国被迫迁都。在蔡国挨

打的记录中,有的勉强还有理由可说,有的则纯属倒霉了。一次,蔡国派师强、王坚出使楚国进贡。楚王听了通报后说,人名多是为了显示自己的品格,怎么单单叫“军队强大”“国君坚定”呢?还以为是多么了不起的人物,立马予以召见。当面一看,这两个使臣相貌猥琐、口音难听,楚王大怒说,蔡国如果连个像样的人才都没有,那就该当攻伐了;如果有人才而不知道派遣,那也该攻伐了;如果故意派这两个人来向我示威,那就更该攻伐了。于是,楚王便举兵把蔡国给灭了。

师强、王坚这样的名字,于今来看好像并无特别之处,但在那时楚王的眼中可能有另另类。其实,蔡国挨打,与使臣的名字又有什么相干呢?在逞强好斗的霸权主义者那里,若要下决心攻打一个国家,总是可以找到理由的,不管那理由成立不成立、仗义不仗义。可是,仅仅因为使臣的名字不中听而发动一场战争,非但史上少有,也是典型的强盗逻辑,真正是“欲加之罪,何患无辞”。

【浮世绘】

逃离

□徐淼

独自一人在路上的时间太多,旅行也就不再是旅行了。我在哪里,哪里就是家。旅行只是把自己放在另一个地方,生活一段时间而已。路上往往是渴的、饿的、冷的、热的、晒掉皮的、被风刮雨淋的、被搭讪的、搭别人讪的……这岂不是路上的完美?

旅居德国多年,每天都感觉是在路上,我早已习惯扮演一个合法路人的角色,坚强并快乐地生活在异国他乡。可是不得不承认,有时乡愁会像偏头痛一样,一旦发作,整个人就会拼命想要逃离侨居地,但是又无法回到故乡。于是我只有踏上旅行的路,希望在逃离的路上重新找到自己。

几年前的一个夏天,我就是这样“逃”到威尼斯的。那时刚刚上交了博士开题报告,各位导师的修改意见铺天盖地地砸来。我那二十页纸里单薄的自信心根本无处偷生。几个星期,我食不甘味,寝不安席。于是,一个傍晚,我说走就走,坐上飞往威尼斯的客机,希望逃到那个美丽而安静的别处,寻找自己的声音。

踏上水城宪法桥时,已是夜晚。除了教堂钟声和伙计打烊时疲惫的叹气声,便只能隐约听到

河水敲打贡多拉的微弱声息。哗……咚……啪……水花是威尼斯的辞藻,海风是它的修辞。河水泛起细小的浪儿,驱散着那些还凝在空中的浮躁。这威尼斯夜色下的咏叹调,顿时把我耳朵里、心里的各种喧嚣全部冲散,让我的心沉静了下来。

据说,面具是威尼斯的特产。中世纪时,城中的富商为这座贸易古城“贴上了无数金币”,却也留下了奢华挥霍的“富裕瘟疫”。十六七世纪时,这里的富商贵族挥金如土,纵情于纸醉金迷之中。人们为了掩饰身份,便在欢庆盛宴中戴上面具,逃避不想

面对的那一部分自我。

我从一家面具店经过,店主热情地招待我试戴各种面具脸谱,皮的,纸的,半脸的、全脸的,动物、美女、小丑、怪兽……我好奇地戴上一个,马上感到有些窒息,急忙摘下,冲着店主一脸苦笑地谢绝了。托斯格尼曾说:“面具可以减压,人们得以削减或放弃一部分自我,将之分给面具,剩下的自我躲在后面,变成了整个游戏的旁观者。”然而,躲能躲多久呢?那些躲在面具后十日豪赌的王公贵族,最终不还是要面对空手而归的自己?

傍晚,城中游客渐渐散去,



妹的身旁,帮她分忧解难。

妹妹结婚前,她的准婆婆就去世了。妹妹婚后生下一对双胞胎小子,从怀孕产子至今已有四年整,除了母亲偶尔去搭把手,两口子又得上班又得照料两个宝宝,也真是把她折腾得够呛。记得有一次妹妹带着两个孩子回老家小住,因为一点小事跟母亲闹了脾气,她从网上订了机票死活要带着孩子回北京,母亲虽然心里堵得慌,但还是拉下面子劝她不要离开。最后找我说客,没想到我也同意让妹妹回北京。母亲一边拍着胸口叹气一边质问我:“怎么连你也不理解我呢?”当时已成为孩子妈的我还不能理解母亲的质问,还在心里埋怨母亲干涉太多。现在想想,当时的母亲该是多么无奈,多么不知所措。

我帮着母亲把东西往车上搬,母亲不放心父亲,转过身又反复唠叨:“天冷了,就多烧些柴火,炕上暖和了,睡得也踏实。冰箱里有炒菜的肉,吃完记得早点去超市买回来。一个人,也不能糊弄……”

车行渐远,我看到反光镜里父亲的身影在不断缩小再缩小,车子拐了一个弯,反光镜里换成

了往后倒移的路旁的杨树。

失去叶子的杨树落寞地立在道路两旁,顽强地与风作着抗争。失去了叶子,没有了光合作用,那些杨树就失掉了活力。待到来年的春天,它们又会焕发生机,生机勃勃。但是,那些日渐被岁月剥茧抽丝的老人呢?他们的春天又会在哪里呢?

去机场的路上,母亲显得有些兴奋,我出声劝道:“到了北京,妹妹他们若是周末想带您去外面吃上一顿,您就答应吧。也算是去体验首都文化呢。”母亲“嗯”了一声。我猜母亲一定知道我说的是去年那件事。妹妹要带母亲去外面吃饭,母亲嫌花钱多,偏要自己在家做,最后全家人都没出去。后来,当我们谈起这件事时,母亲竟哽咽地说:“我改,行吗?”那一刻,我与妹妹泪如雨下。我们做子女的到底做了什么,竟让母亲这样子委曲求全?先是我结婚生子,再是妹妹,只要哪个在电话那端喊上一句“妈”,母亲就会像迁徙的候鸟似的赶到我们的身边。

在这个世界上,能在我们面前愿意将身段放低,甚至低到脚底的泥土里的,没有别人,只有那个被称作母亲的人。

【在人间】

候鸟一样的母亲

□高绪丽

回乡下老家接母亲,送其去往蓬莱机场。母亲正在厢房的小磅秤跟前,一样一样称着面前的种种。二十八个红富士苹果,一桶花生油,一塑料袋新磨的黏玉米面,一小袋新磨的面粉,一把香菜,一把洗干净了的葱白……

我在身后望着弯腰忙碌的母亲。她头上掩藏不住的灰白头发,像是老房子烟囱里飘荡出来的炊烟,随着微风左摇右晃。母亲头上的青丝都到哪里去了呢?虽然我从十多年前就逼迫自己慢慢接受,但母亲头上的灰白依旧像一把利刃,随着时间的累积重叠,那束被时间打磨的锋利刀刃折射出来的惨白刃光,刺得我不敢睁开眼睛将它瞧个仔细。我害怕那束惨白的刃光,我害怕疼痛。是从什么时候开始,母亲在我的视线里,变得愈来愈陌生了呢?我曾仔细想过,也许并不是母亲变得陌生,而是我从母亲的身影里看到了未来的自己,我在害怕那个未来的我。

“怎么就只能免费托运40斤呢?这怎么够呢?”母亲一边将袋子里的东西来回倒腾,一边嘟嘟囔囔。登机只允许随身携带不超过20公斤的东西,这让以前坐火